

杜

詩

麗

杜詩闡第二十三卷月

種蒿苣

晚晴

宿江邊閣

白鹽山

灑瀝堆

瞿堂懷古

陪柏中丞

奉漢王手札

覽鏡

聽楊氏歌

夔府詠懷

送十五弟

巫峽弊廬

君不見

送李功曹

別崔潩

贈蘇四

別蘇侯

壯遊

白帝

雨

雨晴

垂白

洞房

宿昔

能書

鬪雞

歷歷

洛陽

驥山

提封

偶題

送田將軍

吾宗

寄第五弟豐

杜詩闡卷二十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闡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種萐

有序

旣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萐向二旬矣
而萐不早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
軒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

以上言早

雲霞忽奔命師伯集所使指揮

赤白日湧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

江霽霆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洒

以上既堂下可
雨已休

以呼童對經始芭兮蔬之常隨事蒞其子破塊數席間

荷助功乃止

以上理
畦種芭

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萍野覓迷汝

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霜露委翻然出地速滅

蔓戶庭毀

以上芭不甲
坼野覓青青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

得祿守道不封已

以上傷時君
子誠軒不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爲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覓也

無所施何顏入筐篚

八句言野
覓不足取

凡物感二氣而生，氣一錯亂，騎冤難治。莫如枯早，況南方氣炎，又如燭哉！因而植物蹉跎，嘉生將盡，猶幸入雲光與霞氣交蒸，雨師與風伯皆集，亦日退青光，使之以風散雨，使布繼之以雨，隨風而來，既雨矣，對堂開吐呼，前經始，臣本常蔬其子，易耗地土，數席爲功，不繁蔬，庶望其甲坼也。如何二旬不坼，泥澤空埋，得毋野莧叢生，宵逼處此，大墮霜殺草？是爲秋令，莧猶草耳，豈獨無秋頭，使出地反速滋蔓，難圖以致毀壞？牧門庭，因知邪龍于正巨之不生，莧實妨之，在賢人守道封植，何心被小人遺時妨賢，病國安乎？草不甲坼，獨叢生，豈獨百也？芝蘭亦爲其掩抑，雖曰莧也，荆杞亦不過如斯弊，必中闕之內叢爲蓬艾，所可愧者，老圃何地？今若屬逼處，爭此土，那有一日捧玉盤設霞綺？我知所登者必非野草，竟亦焉用彼爲縱燒？倅入筐篚，亦何顏堪？此莧終不足取也。○草本常蔬，公有取爾者甚，莧之不足錄也。易卦九五，乾陸夬夬，見陸感陰氣，生終不可長，故上六卽曰無號。終有凶。此詩大指爲任用元載輩而發此，卽猶蘭操中齊麥之虔，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意。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四句
之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四句

晚晴

之感

夕陽在山雨後初徹特浮雲一帶薄者未歸耳虹影垂江有似乎飲峽中積雨尚有餘飛晚晴之景如此斜想

鳧鶴在涪終當高去祇有熊羆在山覺得自肥我圖出

暝秋分尚在對此夕露留滞何堪哉○鳧鶴君子熊羆

小人

宿江邊閣

江邊閣卽西閣公西閣

詩有層軒俯江壁句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

二句
邊閣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

翻二句江鵝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

乾坤

四句宿
閣之感

日之久矣直延山經有山徑卽有水門江閣卽當其處
歸巖際者雲何薄翻浪中者月正孤閣景如此遙想昔時兵如鶴鵠奔竄靡遺賊似豺狼橫行無忌我雖窮
亦不眠憂戰伐耳戰伐以正乾坤自傷年老不能發亂
有其心無其力亦奈之何○當時吐蕃內訌節鎮抗命
乾坤不正甚矣王縉元載輩日事飯僧侵佛寇至講仁
王經以禳之戰伐之事有難言者崔吁之亂朝廷務爲
調停杜鵑漸反以節制讓之命討廢矣乾坤安在空公
張然罷寐耳追飛盡兵竭也得食墮盜盜狼也

白蘆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承卓立

白牕千家邑清秋萬估船

承蟠根

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借刻畫無鹽結

此白鹽山其高迥出羣峰其大盤旋積水惟卓立峰外故他山任地不過坡地爾勢近天獨依日月惟蟠根水邊故白勝之旁邑聚千家清秋之日船集萬估不任地獨近天有親上之志旣千家復萬估爲四方之維高大如此亦何取佳句煩人刻畫況詞人佳句從無傳者白鹽高大眞出意表哉

灔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申加神功接混茫申沉牛句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白嘆
二句

巨石爲灔澦堆夏水漲其石半沒冬水淺其石出水今日秋漢江寒水落石出長矣有時歲旱積雨則沉牛於此而答雲雨其利固多有時水漲下峽則如馬在前而駛舟航爲害不小戒舟航者慮傾覆也天意欲使傾覆者存故立石示戒至於興雲致雨其神功直接混茫空乎沉牛答之我處此兵危又兼舟險白嘆非千金

之子半戒垂堂。賜此堆也。從此
一行一止。尚凜垂堂之戒哉。

瞿堂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四句
當西南萬壑非勍敵而何。此兩崖所開地應與山根俱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鈞陶力大哉。四句
萬壑之水皆奔一處。兩崖之際但開一門。以兩崖一門
適當其險。古有陽臺。此空曲中隱見。其高削成空曲者。
神出疏鑿爲之也。疏鑿之功固由人力。鈞陶之
大原。賴天工焉。固不有其功。天亦寧尸其德哉。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械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二句領至末無私齊綺餽。久坐密金
章。醉客雷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宴以樂將士中丞宴將士極樂矣亦誰知今日極樂之宴原由當年百戰之功極樂何如中丞與將士同甘苦無私而綺饌不殊中丞與將士忘形骸久坐而金尊漸密以觀醉客杯霑鸚鵡而盤餐狼藉以觀佳人簫指鳳皇而歌曲繞梁夫中丞有百戰功今日固宴將士以爲樂尤望天子念其前功遣使下臨頒詔行賞此將士中丞以天子寵命特引紅妝載宴將士但不知幾時下臨耳

繡段妝簷額金花帖鼓腰子夫先舞劖百戲後歌樵四句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羽林拜霍嫖姚陪宴

感所

中丞宴十妝簷額者繡段爲彩帖鼓腰子金花爲飾腰矣盛矣額裝繡段者將待舞也一夫先登始發居門之舞劍鼓帖金花者將按歌也百戲後陳或唱夔狹之歌歌賦舞盛矣所可嘆者江樹蕭條夔城孤寄雲臺阻隔漢使不來朝廷選將常築韓信之壘元帥投閒未奉嫖姚之命信乎百戰之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二句已盡題面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祇應我道窮四句哭其亡

一哀侵疾病相識自

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颻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六句兼

自傷

蕭韋因問得自漢中王手札也夫生歿亦常事所可疑者老子爲柱下史而多壽韋方少年不應早逝尤可怪者仙公能延年而不死蕭既多術何以亦亡少年亦逝老者可知多術而亡無術者可知兩公之逝不但時人其惜直是吾道將窮耳我聞計一哀頓侵疾病由兩公相識昔自兒童地異山陽到處聞鄰人之笛詩悲音隨風飄客子之蓬所由潘岳懷舊之賦不堪再吟亦豈能如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也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膚消豺虎窟淚入大羊天起晚

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六句虛寫曉鏡
皇柏之鏡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

憐

二句題而

長安有渭水有終南我本渭水終南人乃不能歸關內
於寇盜之窟幾度膽消不能到日邊對烏盤之天淒然
誤入彼作更者須早起已似嵇叔夜之晚起豈堪從事
彼爲仙者必輕舉豈如荀子訓之逆行乃更學仙夫膽
消淚入我之形容可知憔悴起晚行遲我之精神可知
全減鏡中之色頓覺衰謝此衰謝色鏡知之其微
望人憐亦萬一故人憐而已故人何人中丞是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
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冰玉杯久寂

莫令管迷官徵勿云聽者疲智愚心盡歟

因上蕭

陽氏歌古來傑

出土豈待一知已

二句託感

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備卷

青結

絕代之歌曲高抑寡亦獨立自發皓齒耳獨立一歌滿堂之人皆爲不樂蓋由此歌縹渺挺下青虧當此良宵又值皓月乃益佳耳滿堂何人有老者有壯者有智者有愚者此時莫不停玉觴迷金管聽者疲而心盡歟清堂慘不樂者如此彼楊氏一女耳其歌能使一堂中老者計者智者遇者莫不傷心動魄況古來傑士豈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哉今之揚氏卽古秦青秦青撫節悲歌聲遏行雲聲振林木使天下人莫不傾耳亦若是而已○昔虞仲翔自云得一知已可以不恨公言豈待一知已蓋反之也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齋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閒匣翠書繁滿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

問蒼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

以上作冒
集括全篇

峽東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爲鹽
速燒畲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鷺驚雙雙舞猶
候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
可憐獵人吠戍火野店引山泉

以上敘夔之山川人物

喚起搔頭急

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員爪時猶旅寓萍泛若夤緣藥餌虛狼籍秋風掃淨
便開襟驅瘴癘明日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
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
變轉滿坐涕零漫

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開梨園弟子李仙奴歌○以上二十句見身臨夔府之

意

弔影夔州僻腸廻杜曲放

二句承上起下

卽今龍廐水

公自注西京能

廡門苑馬門也

渭水流苑門內莫帶大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撰御筵秉

威滅蜂蠭効鷹鷹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

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

黔首遂持攀哀袖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翼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

宣以上追敘漢代宜兩朝中興之業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

二句承上起下

音徵

一柱數道里下半天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竝

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恰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喙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

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

華牋以上敘述鄭監李賓客

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

二句承上起下公自注卜

已寥落國步尚追迎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

棄遺懷因

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

鎬秋蔬影澗漚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

爭嬾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

晚蟬雕蟲記憶烹鯉問沉鱗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翫

囊虛把釵鉶米盡坼花鉢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

沙岸北市暨瀼西賴公自注市賛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

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

之之鬪絆心嘗折柄追尋卽瘞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

好梨勝頰穰多采足參救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鱠兒去看

魚翁人來坐馬糲繩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斂抵公畦稜

村依野廟壚缺篋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

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

妍紫絲無近遠黃雀任翩跹以上敘還秋日夔府四字因學達從衆明

公各勉旃二句承上起下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蹕懇諫留匡鼎

諸儒引履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

疾苦騎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十句正明各勉旃意行路難何有

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械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

七祖禪落悅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

公自注鄭高簡有太

傳之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

途中非阮籍查上

似張騫披拂雲霞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

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澹交隨聚散澤國繞回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峰生轉眄橘井尚高褰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跕焉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

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

任體辱金籠空刮膜鏡象未離銓

以上自敘終期出
峽是詠懷人指

夔府孤城僻在烏蠻北自帝邊巴山雲安遷此路纔百
里病已三年雖阻切常嘆搖心懸在乃書船空擊出故

無期蓋因世既亂離年復衰謝故有懷不遂興復蕭然也妻孥而外筋力誰知歲月云徂善華早竭所自遺者惟有物色詩篇耳試言夔之山川人民土物風俗峽東江而蛟起巖排樹而孤懸所排之樹拂雲而楚氣俱來所束之江湖海而吳天其湧其山川如此夔民貢勤為生復燒畬插種夔地鑿石為峽故多險少平以言鳥舞水之灘驚雙雙以言獸懸木之獮猴箇箇嚴際垂蘿長如絲帶江邊堆石小若青錢夔土暖草非春亦綠花迎寒亦紅也夔俗殊向皮人而乞火引竹竿而注泉也其人民土物風俗如此我客夔以來惟知高臥喚起不過搔頭有興尋遊扶行幾回穿屐所以然者想兩京之田園猶在歸計未能傷四海之兄弟何人獨行堪憫雖遁幕府幸備臺員乃已及瓜期未還朝署亦終成萍泛何竟出精義河之加城徒然秋風之瀟洒可念聊開襟而喟喟聲嘶得明目以掃素烟而已偶遇中丞時逢高宴煙非上客忽近佳人哀筝奏而老大堪傷華屋是而神仙空艷追維南內歲在開元法曲授於梨園清歌傳於弟子沿流既久音律多訛忽聽仙奴之歌雖多變徵言念上皇之教輒復沾巾所以影弔夔州而彌慨腸回杜曲而愈而也我之腸回杜曲者不獨故國舊君之感亦新

主中興足繫懷耳前此安史作亂龍廩之水曾染腥羶
未幾肅宗恢復清渭之流依然如帶光弼思禮耿賈流
也扶王室而再造張鎬房琯蕭曹侶也拱御筵而胥匡
俱能秉威滅蜂薦之凶勛力効鷹鵰之節然舊物雖復
凶徒未悛尚非歸馬之時使作止戈之計於是河北之
抗命日甚吐蕃之脩好靡益元振奴僕錯與大權將士
解心外夷入寇胡星一李縣首爲災遂使駕復蒙塵幸
而還京不日改元罪已頒哀痛之詔停止稅法蠲煩苛
之征業成而陳始王如七月之陳公劉顏真卿徵復貞
觀是也光喜而出于畋如後車之載呂尚郭子儀留守
西京是也陳始王則經綸密而鴻雁有歌出于畋則却
歲全而熊羆有佐側聽中興之主不禁傾心長吟不世
之賢能無引領不世之賢何人兩公是也兩公之賢便
我長吟不置者以鄭在江陵一柱觀頭音徵數至也以
李在夷陵下牢關上道里幾千也據時論則皆推兩公
比文竇則我獨居後陰何沈宋與之比肩載竹揮絃調
其音律其琢句風流也皆善價所求其使事愜當也亦
忘荃已久且鄭能好客有鄭莊置驛之風李更下賢有
李膺登龍之望禮數雖殊貴賤朋爻豈失周旋既已高
視人羣猶然虛心味道爰乎收之門下者馬皆汗血入

其繡羅者鶴必青田哉李官賓客商山之羽翼已成鄭
拜秘書蓬萊之妙選不愧是管寧無志仕宦而紗帽則
淨矣江今受賜皇儲而錦袍彌鮮矣今者二公閒散退
老優游李也東都逍遙時時題壁鄭也南湖齋傲日日
泛船柳艤則達遊可懷題壁則華牋足慕與言及此我
輩不欲孤飛而去無奈爲百慮所牽何百慮所牽者何
在生涯寥落憂在身也國步速邇憂在國也衾枕蕪沒
寢處皆虛池塘棄捐故園何在室家離別空切巢南嘶
北之悲孤雁飛遙不及馬醫夏畦之鬼豐篇我故土也
愁菊空庭澗寥我舊鄉也秋蔬何在升沉迭異往事誰
論水生日恨新阡幾處看浮雲之富貴回首何堪笑野
馬之喧爭苦鞭倦矣而況烽煙滿眼江月羈人秋燕未
歸同其局促脫螺猶叫矧我蕭疎乃晴昔贈蟲蒙公記
憶當時烹鮑問我沉鬚自歎挂枝無錢徒羨君平之賣
卜顧此坐愁焉用還留子敬之偷餘趙壹之囊旣空問
及釵鉢子桑之米亦盡難保花鉢甘子豈可療餓茅齋
聊以息影看陣圖於沙北真歎奇才訪市暨於漢西信
成都會所由心因羈絆而恆折病以酒遲而得痊也傷
哉岱也樂亦在中峴芋聊收非羨卓家之富池蓮仍種
還開陸地之花梨好何如喜雪白之勝賴栗多奚似快

磊落之過拳肉味偶知仲長統之兼旨迂矣臣饑求免
楊夫子之三鱠或然身與漁翁呼兒看苟人非季子留
客坐聽秋夜索約多爲縛門之用山泉通竹聊免沾水
之錢墊地無多半接公田之壤荒村一帶全依野廟之
垣棘距穿籬分明補闕藤纏倒石亦是扶顛我秋日夔
府如是而已休哉朝謁撻矣晝眠從此半塗且止何須
夸父之窮追兀坐能堅有似淡源之不起所以銀章偶
綰霧雨常濛粉署雖妍馨香自遠二公本紫鸞也所飛
無近遠故人乃黃雀耳亦聽其翩躚故人困學自甘違
衆二公致君庶幾勉旃勉旃之意何如勉公夾寢極以
輔主勉公到星躔而致身勉公舉直留匡鼎之說詩勉
公用人引服虔之正誦勉公輸雙直而不阿比勉公正
陶甄而不偏陂於以上杼宵旰之憂下拯黎元之苦不
然尋臺誰畫青簡誰編哉至於東西南北常輕行路之
難涉水登山已切招尋之興招尋之興無他不過訪僧
尋寺而已飛棟之具不自今朝鳴弦之控暫擬今日蓋
飛櫂適江湖之興而鳴弦防寇盜之警也此去老身將
許雙峰不失曹溪之衣鉢此去禪門兼求七祖思合南
北之兩宗追宿昔而落帆非云枉道向真詮而稽首從
此皈依兩公一爲安石名高興午之朝一是昭王本屬

燕周之裔一官蓬閣非哭途之步兵一使吐蕃似泛槎
之障學往年披拂曾留青雲今日淹留難延老景所由
行路無難招尋有興也既曰由來其飛懶則終期於破
浪旣曰輒擬控鳴弦又何畏乎飛旋過神女廟而長離
閒杜鵑啼而已杜蓋聚散雖可惜而淡交何傷澤國從
此遊而回旋正遠我本佛氏之徒欲皈迦葉不是神仙
之侶何藉崔徐廬山之龜峰忽生轉眄郴州之摘井何
憇高攀以言東走直窮令威歸鶴之鄉若論南征竟抵
馬援跋鷺之界凡此皆訪僧尋寺覓雙峰求七祖也庶
幾妙教可聞前愆得釋顧澧之丹青維摩宛在頭陀之
琬琰碑文尚存衆香黯黯而來親十地芊芊而漸進勇
猛爲精進之基清羸何慮所謂落帆追宿昔者宿駢自
此遂矣金麓有刮膜之力鏡象依然所謂衣褐何真詮
者眞詮何日得耶我秋日瘦府深懷奉寄二公之意如
此大曆二年朝廷薦於佞佛胡僧不空出入禁闈王
緝杜鵑漸阿附元載至不茹葷血三人侍上多談佛教
中外臣民皆崇奉焉此南北二宗之外邪說僨
行公日身奇雙髻寺門求北祖禪蓋欲正之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恨牽數杯巫峽洒百丈內江船
未息豺狼鬪空催大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四句送

事屬

我今日於弟一則喜一則恨者以弟文臣使蜀耳罰地
方亂此去離巫峽過內江逆流此至蜀彼處豺狼戰鬪
未息我留此已老自憐犬馬年歲空催弟行矣歸朝甚
便今日豺狼尚及秋天搏擊之毋務姑息養亂也○是
年八月杜鵑斬至成都見崔軒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
其子紀又萬之朝入於弟使蜀曰未息豺狼鬪空催望

秋天語

意謂

巫峽弊廬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二句巫峽弊廬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
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六

送之
澧郎

江城日落山鬼爲徒弊廬蕭索甚矣。吾舅將有澧郎之行，過廬作別。其行李淹留未去者，蓋將以誅茅之意，問及老翁耳。人皆曰：寇盜已平，何須避地？不知赤眉橫世亂也。人皆曰：青眼待人，到處亨途。不知青眼只途窮也。庶幾桃花源作避秦人桃源在澧郎間，想舅氏問老翁者，正欲誅茅於彼。傳語桃源中人：今人出處與避秦人相似，我栖遲巫峽亦豈得已也。○按九歌六章末有山鬼篇，屈原不以比君，比已。其篇中云：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秋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恩公子兮徒離憂。山鬼所思如此。公曰：山鬼閉門中，知其所託矣。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坎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四句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

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薜荔鼯鼠兼狂風。慰之。

池有蛟龍廢棄池不可問矣。桐可爲琴櫟折桐不足取矣。乃殊不然。君見廢棄池摧折桐否。摧折之桐歾百年矣。知音者得之以爲琴瑟。枯廢棄之水只一斛耳。有識者過焉。知爲蛟龍窟。然則丈夫生前萬事未定。一息尚存。末之或知。況君未老。暫處山中。雖曰窮谷。安見霹靂雷馳。題鬼狂暴之風。非歷試子使子有爲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客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

四句
白敍

欲往荊州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四句送李功

曹之荊州

荊州有宋玉宅。我嘗思卜居其處者。以荊州地瘠谷潔。生涯有限。荊州水鄉澤國。老人所宜。此秋水連天。遙望

生悲耳況觀名一柱適倚孤城江分九支時當落照功
曹此去充幕有光但湛湛江水上有青楓恐功曹到彼
亦遠自生愁也誰添我之遙悲矣

別崔湧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湧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淡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淄

四句言其

赴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

二句赴幕之事

荊州遇薛孟爲報欲

論詩二句因

寄薛孟

妄動非志士乃士爲知己用知淡則亦難於固辭若使妄動磨礪之謂何若使固辭不磷綯之謂何論爾平日如何久磨礪者願爾此行但取不磷淄而已今日藩府無主爾乃心王室夙夜之間常矢憂主之言使諸藩效
伯我側耳聽之從此飛騰急出濟時酬知己者在是矣此行必過荊州寄語薛孟我論詩之興質勃勃云○當時藩鎮節度驕蹇不恭氣節之士不屑就幕崔赴幕職是亦妄動曰知淡者爲崔解嘲耳特幕僚之職佐節鎮

謀畫有轉逆爲順之機權故送元二適江左曰取次莫論兵送蘇四赴湖南幕日數論封內事今送崔與日夙夜聽

憂主

贈蘇四溪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四句一篇

之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栖栖將老委所窮爲

銅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

以上自言轉蓬在行李中子何面黧黑焉得豁

心胷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

斯人脫身來豈知吾道東

以上蘇子轉蓬在行李中乾坤雖寬大所適

囊橐空肉食嘶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傑場人馬皆英雄一

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以上述
之意

憶遊興縣彼此漂流一別五年轉蓬如故我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據今時勢戎馬息乘與安似可起而有爲乃栖栖尚無適從者年老安貧委之於命臺郎不勝疾病交侵也予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見子面目知子心胷想由巴蜀土風習於剽劫崔肝叛亂未克蕩平因而脫身來夔吾道已東也自歎天地雖寬到處皆困而況肉食者鄙寒士無顏少壯何知老成受侮不獨此耳卽主客間亦不相容其爲偏側所從來者子桂帆東下荆揚二州從來豪窟人馬雄壯亮不至嗟囊空患偏側但志士守節折人敎才我所期者一願子爲不可衣食人一願子爲不露鋒穎士庶不爲肉食者猶少壯者侮子勉矣

別蘇溪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爲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媿老夫

八句情其屈豈

知臺閣舊洗拂鳳皇離得食翻蒼竹栖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岳據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揮發府中趨贈爾繞朝策莫鞭轍下駒

蘇赴幕以上送

爾父少監是我故人故人子亦流落天隅哉似爾才命
誰不哀憐以爾壯圖如何久屈芻翼不飛者倏忽十年
矣驚呼不禁者其才絕倒也我爲故人理應垂援自傷
疾病不克提攜抱疚於疚多矣幸逢臺閣舊識復洗
鳳凰新鸞今日重有湖南幕府之招此行勉哉天子當
陽雄藩分鎮當念烟塵未靖豹畧空抒莫避嫌疑細論
時事我於爾別無他贈贈爾繞朝策耳贈策之意亦不
過曰莫鞭較下駒庶幾扶弱以鋤強云爾○轍下駒俛
首轍下隨母而已故曰莫鞭此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周彷不問賣菜鋪是也

壯遊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八自注崔鄭州以尚魏豫州啓心以

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
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筆結交皆老者
飲酣視入極俗物多茫然以上少遊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以上少遊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効池

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闔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

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

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

以上敘吳歸

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刷刷賈壘目

短曹劉牋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

清狂春歌叢臺上冬儼青丘旁呼鷹皂櫛林逐獸雲雪崗

射飛曾縱鞬引臂落鵠鵠蘇侯據鞍喜

公自注監門
曹蘇預

忽如

攜葛彊

以上敘齊
趙壯遊

快意入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

賞遊實賢王曳裾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
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班鬢兀稱

觴杜曲晚者舊四郊多白楊坐演鄉黨敬日覺歟生愁朱

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芻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

煩費引古惜興亡

以上敘長
安壯遊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

京各營蹕萬里遙相望峻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

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

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

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瘞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

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

以上恩從時壯遊

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

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聲碧蕙損微芳之

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蔽勳業歲暮有嚴霜我觀鷗

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兒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說與首段對以上從客夔

壯遊不在內

我今已老猶憶童年早則文場此時主持斯文者崔魏

附公卽以班揚許我蓋我於斯文當七齡詠詩便見鳳

皇而作賦九齡書字已共所賦而成囊也唯是有嗜酒

豪性疾惡剛腸雖在少遊死逐兒輩嗜酒故飲酣直視

入極皆空疾惡故眼底蒼茫無非俗物往者小時出遊

然猶未壯壯遊自吳越始開元中扁舟東下先抵姑蘇

浮海興豪會有他阻而東吳勝事已一一親歷矣王謝風流無復烏衣之跡閭廬墳墓空傳石虎之名然而劍池寒流石壁尚在長洲舊苑芰荷猶香嗟噦間門之北路水號回塘式瞻太伯之清風人趨古廟吳亡足涕趙伯興恩既已遊吳因而下越枕戈雪恥憶越王反國之年刻石銘功想祖龍渡浙之歲鱗諸行刺闔廬之廟此強買臣步歸守邸之驚可哂天下稱白越女無雙五月猶涼鑑湖一曲剡溪之水真委天姥之峰更奇絕罷不能壯哉遊也往者吳越壯遊有如此由越而歸已是中歲再赴貢舉觀國之光所向無堅欲降屈買之壘雄視一世何有曹劉之精在我似不愧班揚乃考功不盡如崔魏忤時下第遂辭京兆之堂壯志未衰更有齊趙之役從茲放蕩頗復清狂遊趙則春眠趙武之叢臺遊齊則冬獵青丘之古道呼鷹則風生耳後逐獸則雪沒馬蹄射飛則落雲裏之鶴鶻縱慙則共蘇侯之鞭撻蓋蘇侯本是山簡而待我亦如葛彊此遊快意殆八九年於外而西歸咸陽也往者齊趙壯遊有如此天寶五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蕘者卽詣閣下我之西歸職是之故此時長安道上其許我者必詞伯叔往年崔魏之徒同賞遊者亦賢王如汝陽邵王之輩我也叟孺非慕勢利彼

也置醴實爲嘉賓時玄宗方有朝享大典我小臣遂獻
大禮三賦感動天子召試文章待詔集賢參列選序乃
我年已過強仕矣河西之尉不拜故山之典悠然自信
生涯無過痛飲耽身歸里敝幘李子之黑貂介壽稱觴
兀笑安仁之班鬚杜曲之交遊老矣故鄉之丘隴愈多
耆舊晚卽我之坐次亦日高白楊多是彼之故生眞接
踵當年權貴滿朝傾危迭見秦虢騎縱銳鋩橫行林甫
剖棺王鉛籍第朱門赤族旣可見矣而玄宗太平日久
侈心漸怠就舞馬一端日銅豆栗關雞一事爭輸稻梁
凡此奢侈不能枚舉興亡難於顯示引古聊寓諷詞而
國家禍亂遂生矣往者壯遊長安時有如此未幾祿山
犯關潼關旋破上皇行宮劍外太子駐蹕朔方殺氣黑
崆峒之巔旌旗黃少海之色俄而肅宗冊立遂享鈞臺
天子臨戎朝親深鹿移軍鳳翔四海之援兵皆赴分命
螭虎豺狼之立雖何難乃先是房琯陳壽斜之敗爪牙
之士一不中矣因之胡羯益肆跳梁至清渠之役城以
爲退而誘我師七日招持我以無援而至敗績大軍草
草一而再於時府庫空虛民生凋瘵我麻鞋見主涕
淚受官上痛木主灰飛下憫黔黎塗炭伏青蒲而奏事
守御牀而不離正主憂臣辱之秋爲亡身列國之日偶

因疏救房琯遂致聖怒之不測幸而天威頓憤得免
推問聖度之優容如此寓內之小康庶幾我往者由鳳
翔而扈從還京壯遊從此止而我年亦將老矣自出華
州司功以來往日青蒲小臣之議論永絕癸年異地孤
踪之流落堪傷羽翮摧頽豈有飛揚之日蘭芳凋損空
悲哀壑之秋錦山自焚之推雖不言祿江潭長往漁父
何忍獨清自念欲建勛業必在舉筆之歲已經遲暮難
免嚴霜之推彼鵠夷子非我比也才格出羣不宜投老
衡岳況羣兎未定猶望翔步天衢他日功成身退尚未
晚也回首壯遊能禁衰老之歎哉○公進鵠賦表云臣
自七歲所綴詩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七齡四句非
漫下舉隅見煩費卽公杜氏墓誌中舉茲一隅昭彼百
行之意爪牙二句舊指房琯陳壽斜之敗似也若大軍
載草草必清渠之役先曰一不中又曰載草草分兩門
事清渠之潰在至德二載五月時公奔赴鳳翔目擊其
敗後連及之遂接疏救房琯一事鵠夷子公借范齋此
李泌泌歸衡山代宗時事有非李
泌不能匡救諸公望朝廷速徵之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闕古
木蒼藤日月昏以上白帝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感時四句

白帝雲生則雲滿城中若從城門出矣因是雨從城注
有翻盆之勢焉江爲峽東波闊雷霆不但雨翻盆耳木
與藤合陰霾日月不但雲出門耳夫雷霆到秋而還闊
日月當晝而竟昏陰陽乖錯晦明失候卽時事可知自
乾坤多故人厭甲兵馬思休息歎彼戎馬何如歸馬叛
亂未夷不知何日得邇也自征夫調遣父南子北人去
室存昔口千家僅有百家戰伐未息只恐百家亦難保
也夫此百家所存者豈有丁男誅求之餘但存寡婦而
今亦將盡秋原慟哭

雨

萬木雲深處連山雨未開二句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

雨

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

四句雨意

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二句

自寫

雲溪使萬木爲隱因而雨勢連山并峰巒亦不辨焉雨來風至風屏本以當風今掩不定雨甚水漲水鳥喜於泛水今過仍迴此時惟水居人杼聲與雨聲相應乃山中樵子斧聲因雨聲亦停惟有秋炎得此少破登陽臺襲快風裏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

二句題面

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六句述懷

當雨勢連山山如改矣至雨晴依然是此山也豈惟不改晴罷而看山色若因洗而更新當此雨晴長安天路亮亦可到如何看天路於殊俗巫峽秋江亦自可泛無奈對秋江而徒想止有腸斷之猿聽堪揮淚曾無到家

之大憑以寄書遙想故國只在愁
角外且長歌當哭能不捐神哉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

二句總起

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二句承垂白馮唐老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

哀詩

四句承清

宋玉悲哉

昔馮唐老於郎署我亦馮唐昔宋玉當秋而悲我猶宋王老人與靜爲緣江喧睡常不穩老人登高而愁樓迴立獨移時馮唐之老若是堪憐也世猶多難一身無補於時我已無家常病又奚足惜計惟千日醉耳安能更

酬七哀重贈

宋玉悲哉

洞房

洞房一章另起以下六章皆追歎開寶年間始末明皇致亂之由隱然殷鑒提封一章責成代宗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四句
洞房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闕陵白露中

四句
感懷

自馬嵬人去洞房之環珮冷矣玉殿淒涼秋風蕭瑟上皇安在哉想秦地於今宵應懸新月望龍池於興慶徒滿舊宮我繫舟巫峽已遠秦地龍池之間乃清漏更傳猶想玉殿洞房之處其如萬里黃山固陵白露何是寂寥繁舟真憐今夜淒淒清漏真憶往時也○先是列宗陵寢爲吐蕃焚掘子孫倘有白露之感亦應發憇殄滅

爲除冤雪恥計此

末章讀成代宗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騎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

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六句敘遊幸之事官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二句
風解

今日洞房寂寞矣宿昔何如宿昔行樂多端請先言移
仗遊幸之事當年蓬萊移仗由青門而出往來華清諸
宮每一移仗凡雜樹之花皆驕而若迓平池之龍亦喜
而山遊其移仗所在落日慙慙還留王母而不去微風
縹縷爭倚少兒而不歸此時宮中行樂天下之人莫不
心非商於而猶曰祕也外人少知也○花曰驕迎寫出
怙恩恃寵龍曰喜出龍不空出出而且喜此日之喜他
日之悲天寶中興慶池小龍一夕望西南去夫龍爲明
皇發祥之兆一夕飛去奔蜀之禍已見漢武於王母降
夫下席請留公以王母比貴妃貴妃曾度爲女道士也
少見漢篇蠶文通於霍仲孺公以比秦虢諸媛

能書

能書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四句病昔
事之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紙戲亦未雜風塵四句

賦韻

宿昔之事。又見優賤承恩矣。漢時杜陵畫工有毛延壽。此日畫鷹蘭馬如馮紹正。韓幹是卽毛延壽。漢武投壺爲樂。有侏儒郭舍人。此日如侏儒黃鄒明。皇呼爲肉几。是郭舍人之流。舍人一投壺。天顏爲喜。畫工一落筆。萬物生春。夫天顏有喜。近臣知之。如何舍人每蒙天笑。聖人御世。民登春臺。如何物皆春。出自畫工。夫頌笑不輕。皇恩之斷也。與世偕春。政化之平也。假令當日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恩不測其斷。若神豈特能畫投壺。無傷國治。即使戲及角歛。何至邊境風塵無如當時不然也。

驪雞

驪雞初賜錦舞馬。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四句病。
事之仙遊終一悵。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四句病。

今日

之感

病昔之事。又見驪雞舞馬矣。當年移仗華清宮。嘗有驪雞之戲。以臂片爲五百小兒。長金玉錦繡。日至其家。是

翻雞者賜錦矣開元間明皇敕貴妃以下毋得服珠玉
錦繡至天寶間翻雞者亦賜錦翻雞賜錦是此日節又
嘗有舞馬之戲明皇敕舞馬四百蹄施三層木牀乘馬
於上忤轉如飛夫馬畜之賤者既已登牀凡屬佞倖何
不可廁御樹當翻雞舞馬時宮人出簾下窺者不知其
數也當宮人出簾下時樓前御柳從風拂者不知幾許
長也相傳翻雞舞馬明皇敕宮人數百皆擊雷鼓爲破
陣樂與酒杯曲則簾下宮人應有女樂之奏自明皇上
仙女樂絕響當年遊幸華清時驪山道上翠華拂天草
木亦爲生色今龍輦不來驪山寂寥清秋蕭瑟惟有草
黃木落是可傷也○按白樂天勤政樓前老柳詩中有
開元一株槐長慶二年春句樓前御柳長語非漫下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四句追感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四句自歎

病昔天寶間事如此若開元政事何如開元時君相斷
精圖治政事脩舉歷歷在眼不意天寶末年盜賊忽起

追維其故誰階之厲自河朔畔亂世歷三朝歲時之遷
不覺轉瞬我羈栖巫峽寂寞西江遙望秦城依稀北斗
今日雖身爲郎官數秋以來侵尋老病歎功名之頽落
慨日月之逾邁后與盜賊相終始而歷歷開元事徒付
西江流水北斗迢遙而已○宿昔三章便是致亂之由却曰無端盜賊起諱之正痛之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四句追敍
幸蜀清笳去宮闈翠蓋出關山故老爭流涕龍顙幸再攀四句
還京

猶憶祿山初曉潼關未潰先陷洛陽洛陽旣潰隨破潼
關潼關未破時封常清上表而上不見哥舒翰告急而
上不聞潼關破平安火不至上始懼何天子愁思此日
初急也於時禦寇無策倉皇幸蜀獨出延秋門過便橋至
咸陽望賢宮都人爭擁馬前愁慘如此猶幸天祚有唐
兩京卽復賊騎清笳去宮闈而遠道上皇翠蓋出關山

而遂回我時奉爲故老且喜且悲攀頓流涕卽都人別
顙亦於此大慰哉○故老不作自己恐與都人句無別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龍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句分

應鼎湖龍去遠

承絕望幸句

銀海雁飛渡

承鼎湖句

萬歲蓬萊日

長懸舊羽林

應她下人間二句

龍顧幸攀安得長在猶憶上皇望幸每歲十月必至驪
山華清宮賓天以來望幸已絕至所造花萼樓生時與
諸王兄弟宴集其上賓天以來登臨亦罷絕望幸罷登
臨地下不可問矣天寶故事凡早朝必秉燭會羣臣地
下安得有此上皇在日多賜近臣金如金錢詔會之類
當時百官強半上皇舊臣賜金之惠亦曾叨陪地下無
朝燭門庭已矣人間有賜金遂忘之耶望幸絕則龍去
鴻溝舉首承詔登臨罷則雁飛銀海同氣終分惟有蓬
萊舊日還懸陵寢羽林耳安見地下逢昇人間哉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

承句提封何如儉德臨

承句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溪

足上意四句申

往事已矣今日何如顧此提封雖經喪亂猶然全盛版圖也卽此萬國雖遭寇盜依然一統人心也但似此提封守之者不在險在德懸車而守有何益哉似此人心臨之者不在威在儉儉德臨之庶不失耳彼長國家者真不喜安惡危導之奢而不崇儉德者皆由於小人小人用則外夷輕賢人相則敵國懼其要在於徵俊乂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人君尤當痛戒者用賢人崇儉德以加恩四海則萬國人心永戴有唐一統提封長爲漢有懸車而守誠不必也○明皇致亂起於侈心揭出儉德保邦致治中興之本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
例歷代守清規以上泛論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

遜多病鄴中奇驟驥昔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
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病屢
遷移自起至此皆發明文章千古事一句經濟慙長策飛栖假一枝塵沙傍
蜂薦江峽繞蛟螭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
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劖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窟
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遲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泥以上十六句皆洗發經濟慙長策一句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玄故山迷

白閣秋水憶皇波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六句挽文

此詩大指自言少習文章壯無經濟文章豈一日事
司馬遷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千古事也其中得失
他人難喻曹植曰文之佳惡我自知之亦問諸寸心而
已凡稱作者言人人殊苟有聲名必非漫然顧荒遠以
前不可稽矣稽古作者必自姬漢始騷人如屈宋望古
而遙漢代如馬班比今爲盛凡爲前輩皆能飛騰而入
此道所以餘技尚有綺麗以潤後人於是後賢謀篇不
出前人舊例歷代好尚各有一定清規若我本儒家自
有儒家之法而我於家法已疲弱歲之心惟是永懷不
置者江左之彥其氣頗遠猶病未能者鄴中之俊其氣
頗奇也自嘆驥子麟兒原自不乏乃駢輪之巧父子不
傳作室之法堂構難肯是以隱居有論漫擬潛夫絕妙
好辭虛稱作者不過緣情偶製以慰羈懷無奈抱病難
工更多轉徙文章優而經濟詭已足媿矣文章詭而經濟
迂尤足羞也不獨謀國無策直至謀身無具飛栖不定
聊假一枝傍蜂蠻而爲鄰繞蚊螭而作伴况玄詣授
受唐虞之世代已遙變蜀亂離楚漢之烽煙未息唐虞
遠而盜賊多於聖朝楚漢危而喧卑甚於殊俗庶幾仗

星辰之劍以斬蛟螭與雲雨之池以蕩蜂蠭乃歲底終
埋池中久處望之當事而荊州夔府幕府胥開南北東
西軍麾盡插如何茫茫南海銅柱空殘渺渺東風月支
未斬是蜀亂正紛吐蕃又寇也捷書渺矣鳥鵠之信空
傳軍士喧然熊羆之號已甚亦由經濟無長策以至此
既不能出而有爲亦止有退而守拙所謂文章不過詩
興所謂經濟不遇士穷而況故山白閣望眼空迷秋水
皇陂神遊何處身遇平坡渺不可追經濟已矣愁來作
賦佳句徒然卽文
章亦何足千古哉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幕

辭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送別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將
命起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由夔之江陵空醉山翁酒遙憐是
葛強自謂

將軍使命在身祖道之酒雖多亦罷其起發之地卽在
夔峽之寒塘於時臨行而回首中丞志別也起居而馳
牋節度非無故也將軍別中丞去夔峽爲燕辭楓樹日
將軍至江陵謁郡王已淮度麥城霜將軍此筵山翁之
酒不爲空醉我無使命與此祖餞豈不虛叨中丞
爲山翁將軍是葛鬱我遙望江陵憐汝不置耳

吾宗

公自注衛倉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以下全寫此二句耕鑿安時論衣冠與
世同持身處家國願年豐處家國語及君臣際
質樸在家常起中憂國願年豐質樸

詩書滿腹中

學問質樸

惟古人質樸吾宗孫子有其風焉持身處世以至學問
無不見其質樸者耕食鑿飲無異議以違時布衣帛冠
無無端趨以招咎爲我一家故知其家常早起職司倉曹
故知其願在年豐或者以兒聞寡陋疑之乃諱及君臣
於古人經書不翅滿腹不但如他
人經書滿口耳質樸古人風如此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貞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

二句領全末

草黃騏驥病沙晚春令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

點獨在江左

十年朝夕淚衣袖不

曾乾

亂後我在亦云幸矣無奈羈栖異地不能見汝何況旅食爲艱人如病骥年華侵老空憶在原我雖在也亦暫時耳所以見汝難督我於此處關塞極天欲下不得不下汝於彼處江湖滿地欲上不得上計亂後到今十年於茲哀袖之淚朝夕不置汝奈何久稽江左使我見汝之難至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四句久無消息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見使寄

寄意

汝三四載無消息矣。近聞僑居山寺，但不知杭州定越
州乎？似此風塵久客，徒淹別日，而況江漢空流，並失清
秋，恐消息從此竟絕也。此時我影雖羈猿樹，此時我題
已懸蜃樓，少待明年春水泛濫，我扁舟出峽，東盡白雲
芝鄉而求汝。此時杭州越州有定所矣，今姑見使寄詩
耳。○抗越近海，海中蜃氣，竊爲樓臺，故曰結蜃樓。求卽
小雅兄弟，求矣之求。

杜詩闡第二十四卷目

解悶

哭王彭州

覆舟

峽口

秋風

西閣

社日

江月

吹笛

孤雁

遺愁

夔府書懷

十六夜翫月

贈李十五

江上

季秋江樓

西閣雨望

戲寄崔評事

晚晴

九月集于林

夜

秋日寄題

秋興

寄柏學士

杜詩闡卷二十四

同學主日藻却非氏圖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雙州詩

大曆元年

解悶十二首

草闊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初飛山禽引子哺紅果

承草

閣溪女得錢留白魚

承浪翻句

仰景解悶巫峽間人星散而處其下浪翻江黑又是
峽雨初飛之候爰有山禽引子哺紅果隨有溪女得魚換
錢對斯景也我悶釋矣○遊何將軍山林曰河
魚不取錢此曰溪女得錢留白魚各自有致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東米貴賤承

商胡老夫乘興欲東遊

承憲句

句老夫乘興欲東遊

上句

思遊吳以解悶

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不忘之

故忽見商胡將下揚州因憶西陵驛樓往年曾登臨其上爾商胡此去淮東米價皆賤好爲老夫一問蓋老夫作客在日糧之數扁舟久泊且晚東遊也○問字暗用

王尊問王述

江東米價事

一辭故國十年秋每見秋瓜憶故丘

二句憶故丘正懷鄭公自注今鄭秘監審○二

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句覓鄭瓜州正憶故丘

思遊江陵以解悶

我本長安人長安東門爲邵平種

瓜處一辭故國早是十年秋矣每見秋瓜便憶故丘彼鄭公亦我故鄉人其莊近長安瓜州村今日謫居江陵徒采南湖薇蕨耳何人爲我覓取鄭瓜州一訪故國十年秋是不得歸故國見

故國人如歸故國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

二句謂薛
不遇知已獨當省署

曹劉不待薛郎中

閑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二句卽用薛詩以美薛

以下五章述詩解閑
遜也乃沈約范雲早知水部而曹植劉楨不遇郎中誰爲郎中知已者昔在省部獨開文苑今在荊州兼學釣翁卽薛詩曰獨富言其無敵曰兼泛情其閒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

一飯未

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二句正論文是

古詩傳者我師蘇李孟校書真同調哉我平生一飯之嘆狀留俗客獨於校書最爲傾倒諷其數篇彷彿古人問斯釋矣○此與上章卽公別崔潤因寄薛孟荊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意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

二句憶卽今耆舊無其詩

無

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鰯

以思其詩
結句卽物

襄陽雖往其詩清新猶昨日也今日豈無者舊人則舊也詩則欠新彼槎頭縮項鰯襄陽之魚魚藏縮項鰯襄陽之句今人襄陽之句久矣絕響但能釣得槎頭縮項鰯耳是足解頤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此句正解

是陶冶孰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長吟之故
二句改罷

詩本性靈性靈不容一物功須陶冶渣滓去清虛來此中所存者更有何物惟改罷自長吟而已誰知我者古有二謝陰何耳我於二謝熟知其得力於性靈於陰何頗學其苦志於陶冶所由今日新詩長吟自得亦默與二謝陰何結契千古而已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盡寒藤

二句

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公自注右丞弟今相
二句解悶

高人有承今不見矣藍田別業徒見寒藤千尺耳其詩
明秀絕人區誰繼之者難弟相國樞今能之否庶幾右
丞風流絕而未絕乎○當時簪附元載本無足取特有
丞詩集代宗嘗求續上之故有末句能字虛押擬議之寵

先帝貴妃俱寂寥荔支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承荔

句玉座應悲白露闌

承先帝句

以下四章賦荔支以解悵

猶憶先帝在日貴妃嗜生

荔支置罇籩迄今先帝貴妃俱已寂寥荔支之獻還入
長安仙遊久闊時薦不改也蜀爲炎方荔支之獻必繼
朱櫻居玉座者回憶先帝當此欣薦能不悲白露圓潤耶
憶過瀘戎倚荔支青楓隱映石逶迤

二句在瀘戎時

京華應見無

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二句貢京華時

荔支生於瀘戎者爲佳猶憶客秋過瀘戎兩州曾摘荔
支於青楓白石間此時初離樹頭色味交美一貢京華
迢遙關山顏色已變紅顆之內其爲酸甜誰復辨取只
如耳此先帝必欲生致之哉○公去秋宴戎州楊使

君樓有輕紅芳
支句憶過句指此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

二句見諸果不入貢

可憐先不

其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二句傷荔文偏入貢

同荔支西者有翠瓜有碧李沉於玉甃者在是也前亦梨有葡萄成於寒露者處處然也數種初生同枝共蔓荔支何爲娟娟獨秀偏生遠方既生遠方安免於驛騎傳送矣

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官滿玉壺

二句言入貢

雲壅布衣船

背仄勞生重馬翠眉須

二句傷重色輕質○重馬出前清書劉相慧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

荔支名爲側生作酸南翁不過在江浦野岸間非熟於

月宮禁苑乃至尊玉壺內常見其滿豈其自致亦殊勞人馬之力矣彼雲壅布衣船背老少不能博君王色笑恨荔支一物耳先帝以貴妃所嗜常年奔騰罪使至懷孕重馬爲之傷耗究其故不過爲翠眉所顧亦可歎也

哭王彭州渝

誰受鶯淪沒斯人已寂寥

二句先提
挽哭意

新文先沈謝異骨降

松喬

二句初生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劒鸞鳳夾

吹簫

四句指官

歷職漢廷久中年胡馬騎兵戈聞兩觀寵辱事

三朝

四句內仁獨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

雲霄

四句出守頃得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戰士塞

風飈

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

前等多自暇隱几接終朝上敍其生時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堦翰

八句佐幕以

其生時

上敍其生時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堦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龍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

漂

八句哭其死

曠望渥洼道應蛟罪微河漢橋應鶴夫人先卽

世承河漢句令子各清標承渥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

自傷四句

執爻于郎忽驚淪沒我輩長寂寂矣請遡其幼時文彩
出新不啻沈湘骨表殊衆彷彿松喬請遡其婚宦其起
家始於北部高選其締姻乃係東堂見招北部選則函
襄蛟龍聳身倚劍東堂招則臺邊鸞鳳比翼吹簫請遡
其喪亂時當歷職漢廷方期寵任奈中年賊騎忽爾殺
橫在朝廷兵戈滿兩觀之間在王郎寵辱更三朝之主
而漢廷不能久留矣請遡其出守與佐幕時其出守在
蜀路彭門當任滿而遂解龜地留碧草已辭闕而思諫
獄勢沮雲霄躰身遠閼廷心存君父也其佐幕在戎麾
軍府上使將軍不昧氣候下令壯士克靖風煙蒼蒼渴無
煩汲井泉縱臂不必舉烽火故前籌日暇隱几時多也
今安在耶沈謝之新文猶匪翠石森森忽焉雙舉松喬
之具骨猶是寒枝蕭蕭竟已後凋平生贈我之詩焉敢
失墮今日哭爾之作但覺無聊經過之地從此罷矣能
無再哭去住之人總無憑也未免消魂痛爾之官未久
王折忽然傷哉旅葬他方萍飄與其蛟龍劍竟何去也

幸渥注之龍馬有種鸞鳳龍不復聞矣況河漢之龍
亦空望河漢夫人已先卽世撫渥注今子喜有清標我
也身攜巫峽終遠秦城白首馮唐歸興蕭何斯人寂寥
真寂寥哉○東堂句向指郁說事愚意下有鸞鳳等句
後有河漢橋等句斷是招婿之招王必緒姻宗室也蜀
路彭門正指攜酒草堂時時高適代為彭州刺史正于
解任

覆舟二首

舊註李宗好神仙暨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
燒陳使者沉舟於此公作覆舟二首追諷之

巫峽盤渦小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四句
猶記某年某月此巫峽盤渦處常貢物使者從黔陽而
來之秋舟竟覆矣丹砂之重者誠如石而隕水翠羽之
輕者亦積厚而沉舟遙想抑貢使者與物俱流斜影亦
空於水際而與舟俱沒至於水底龍所居者流水為覆

舟所壓亦闊而不能出轄使之斜影已空羈使溺矣龍居之精流亦闊物與舟無不溺所不溺者篙工耳誠頤之際逐鷗泛泛回首人也物也舟也竟安在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
蛇女凌波日神光夜年

四句

廷徒聞斬蛟劒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四句

謝漫舟

謝使者

彼時君王未却舟覆方於竹宮望拜桂館求仙必來蛇女夫蛇女能凌波者望拜必有神光夫神光能照夜者遙想蛇女凌波雖有盤渦何足爲險且當神光昭夜倘遇覆舟何難呵護竟何如哉乃或者有荆人斬蛟劒得以斬蛟而免於覆乃徒聞其有斬蛟劒耳何救於覆也抑是溫橘爨犀船可以燭水怪而免於覆奈早已溺夫爨犀船何足恃矣此時使者斜影旣空獨隨秋色是君王求仙尚虛予虛使者上天真成捷徑哉○上天若作回朝見君解似誤前章曰篤工幸不溺明言使者亦溺隨秋色獨上天暗用乘槎斗半事真解頤句

峽口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二句總起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
二句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二句控百蠻亂離聞鼓角秋氣
動衰顏二句起

下章

瞿塘峽口南(指對岸)共西南一帶直控百蠻而城連粉
堞岸繞青山也有開闢以來天設其險而瞿塘木關人
之防隅者只此一路故地險守亦易耳此時
更角一聲秋氣忽動亂離聞之如此衰顏何

時清關失險世亂戎如林去矣英雄事本時清句荒哉割據心

承關蘆花招客晚佩樹坐猿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腸金
火自注主人相中丞頻

分月俸○四句白歎

險則險矣但時清則盜賊衰息雖有天險安所用之但
風則寇盜縱橫雖有天險亦不足恃當年劉先生誠矣

雄其德無有全罰借乎其事已去彼公孫述何人亦留
蹕馬稱帝割據一方其心亦祇自荒耳今日江上蘆花
留客已晚岐間楓葉坐猿偏狹我老病之人疲弊已臣
不敢憇親故損惠相將乃頻頻賜金出自諸侯高誼何德
以堪之哉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

二句防秋

吳檣楚柁牽百

丈暖向神都寒未還

二句民困於役

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

連百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四句發明前載

首傷盜賊未息

巫山巫峽秋氣蕭森矣月今涼風至

完堤防況此上牢下牢爲峻內地水關之脩葺尤急也

時往來水關外者或吳檣或楚柁無非輸運以入京都

暖時向神都而渡秋猶未還民力艱哉所以然者必安

路梗塞也要路梗塞者必盜賊多干戈未休也而況

羌白蠻兵連禍結遂使中巴之消息斷雲間之戍鼓不

水關之魚
亦爲此耳

秋風浙浙吹在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石
古細路行人稀四句泛寫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樓臺今是非四句自寫

次傷故園不得歸
衣秋風浙浙寒漸進矣況大江東流東流之外西日亦
微秋風浙浙吹在衣則刀尺欲動搗練所以急耳東流
之外西日微則馬首誰託行人所以稀耳日沉月生嗟
此明月不知爲誰好也月出孤帆可行訛此孤帆亦早
晚將夜歸也誠得夜歸蓀蓀庭樹不已身在故園樓臺
明月中哉但不知早晚孤帆果得夜歸與否徒令人懷
故園樓臺今日是非何若耳○巴船夜行故曰夜歸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

俯江壁要路亦高深

六句西閣

朱綏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

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六句西閣感懷

閣傍巫山秋色搖落特較他方爲小搖落所以松林一帶尚餘碧色耳於時百鳥飛栖者各相引領孤雲往來者自爲卷舒百鳥不能爲孤雲之無心孤雲不欲爲百鳥之相命我其孤雲哉顧此西閣上有招社經廟江亦俯壁下爲要路江既溪雖復高我今居此自念爲郎曾佩朱綏朱紱猶然紗帽吏耶隱耶兩無取矣自覺觸境頻有新詩新詩得近玉琴高山流水庶幾似之嘆朱綏期早有建立耳功名不早立朱綏徒然也賦新詩自適近知音耳衰疾謝知音新詩何用也惟是哀世不同王粲鄉思猶之莊舄世雖無知音者安能禁我終學越吟

那○朱綏爲仕者服紱謂雖仕猶隱也

巾朱綏猶紱帽謂雖仕猶隱也

嬌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與結句相應

不道含香牋其如鑄白

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竟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

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十二句都承上

章後半

截意

此悠悠山水長向滄洲去者我之懶心誠然似之所以合香之職原不爲職歸白之年且復歸休而況身所經過動凋碧柳心無搔蕣時倚朱樓尚平之累未完茂陵之病倍作手彼豪華之境住古誰存眼食之餘冥搜寄興我意常在求仙耳所以詩雖淺造不過人間庶幾入海島訪蓬萊以畢我餘生而已矣○滄洲如海外三山結句入海求正次

句日夜向滄洲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

四句社日

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諺諺割肉歸社日

之感

此因秋社傷久客。昔少皞以九扈爲農正使各隨土
空以教民其成物溥其利民大故先釋之發百祀如一
日耳奉粢盛以報效之九農之神如在也節明德以薦
馨香百祀之舊典不違也唯是我非南人居南荆亦南
翁既醉聽巴渝之曲我其竟老於南與我本北人居南
喜聞北雁側耳覺塞聲之微我終不得歸北與猶憶當
年在朝每逢祠社詔賜從官曾叨分肉今南翁曲醉北
雁聲微想方朔之諺詣割肉歸道知君祇有神往而已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

四句
衰老

嘆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鶯鶯回金闕誰憐病狹中

留滞

之歎

承上章獨東方朔哉陳平於里社日亦曾爲宰分肉
分肉細事耳乃平自言宰天下如是肉太史竟以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論其佐漢之功當陳平分肉猶少年也
人見我今日爲江南老不知往年生長長安爲渭北兒
童亦如陳平宰分肉時乎奈何歡娛之舉徒看絕塞涕
淚之落止向秋風計此時在朝臣子賜肉歸者從焉豈

別金闕亦誰憇
渭北故人老病江南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
圓清影銀河沒半輪二句承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燈二句
應思殺人

我見江月直光於水但見月不見水此時月在江上樓
在月中人在樓裏何以遠此蓋由作客天邊長無歸日
又經老去輒一語巾也月之映水者彷彿玉露圓影水
之映月者不啻銀河沒輪不誠江月光於水哉計此時
對月者不獨高樓旅客明月闢山之際長征之客未還
其家人豈無挑錦思遺者挑罷燭滅燭滅見月翠娥之
聲其情與高樓之客無異但不知是誰家
婦耳此霑巾故人同是高樓思殺人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二句總

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

二句正見風月清

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

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四句發明斷腸句

山爲秋山吹笛於此風月倍清夫巫峽猿啼其聲斷腸

今吹笛之聲亦能巧作不知誰家有此傷心調耶風月

清何如笛中律呂風飄如和風清無非笛清也曲裏關

山月傍偏明笛清能使月清也斷腸何如昔者陳朝周

弘農賦長笛吐清氣有胡騎北歸之句今日吐蕃党項

聽此亦堪北走馬援南征武陵袁生吹笛作歌和之有

沿消武溪之句今日軍麾幕府聽此應知南征且笛中

有折柳一曲因想故園楊柳當此清秋搖落應盡不意

笛中吹出乃是楊柳之調但毋搖落者忽生信徵乃作斷腸聲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

似猶見哀多如更聞

六句孤雁野鷗無意緒鳴噪日紛紛二句寫急

雁爲孤雁飲啄何心聽其飛而鳴之聲安於孤又苦自
作孤遠於熟又苦不忍離夫羣其聲切切益念草也
雁惟孤但有一片影羣何在前有萬重雲誰憐其與草
相失竟一片之孤萬重之遠不復能相及哉望盡矣其
影有無似猶見焉哀多矣其聲斷續如更聞焉孤雁有
意猶如此若野鷗鳴槳紛紛且紛紛則不孤矣○此詩
似傷諸弟分

散隻處夔峽

遺愁

養拙蓬爲戶茫茫何所開

二句領至末

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

臺慘情容顏老何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拙本我素亦賴能養既養拙不妨蓬爲戶但我本東西
南北人豈甘壯門寂守者今竟一望茫茫何所開也更
蓬戶外近有神女館江自通耳我不能卽圖出峽也還
有蹉跎臺趾終隔矣我何由再赴成都也而況容顏老

矣豈能再少弟妹分矣欲見無由夫江雖通而地自隔
兵戈已捷塞客顏老而涕淚陳人事又蹉跎回首茫茫
終何所聞那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尼聖
崆峒日端居澆瀨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
仗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風要其十二句總教拙被林
泉滯生逢酒賦欺文闈終寂寞漢閣自隣淄病隔君臣議
慙紅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効撥年衰祉稷經綸地風雲
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
悲戰聚連日征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陵寢宗臣切受遺孤

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
大體降將節。卑辭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
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陪宿幸一節凶兵籌農

器講殿闈書帷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荅
效莫支持。以上申明昔得尾聖使者陛下不得叨陪玄圃分王命。羣公各典

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緣
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
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
蜀使下何之。數句客要時事釣瀨疎墳籍耕荒進奕墓地蒸餘破
扇冬暖更織緋豺邏哀登袞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楚藻

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

僵尸高枕虛眠畫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

居艷灑意

以

上

申明

端

猶憶天寶十四載我河西罷尉改授兵曹庶幾致身之
秋乃祿山稱叛竝北兵與仕宦又蹉跎矣自分不才前
此名位不堪其晚後此省郎豈恨其遲惟是是聖崆峒
以至端居灑灑一生踪跡何其萍流鴻散耶竟無汲引
徒沐恩慈遂阻雲臺空懷湛露耳況侍從久違華終
遺孤臣作客皓首妻其已矣終無望矣自歎青雲薄命
酒肆獻身往年非忤下考功卽應詔退下雖集賢召試
文闈之分終慳幸天祐校書漢閣之投不與惟時祿山
犯闕朝議紛然自病下寮一籌莫佐空慙皇眷三賦受
知幾度揚旛羸服奔闕而急主辱幾回拔劍扈從還京
而撥年衰國運中興正社稷經綸之地拾遺初授爲風
雲際會之期血流在眼淚落文頤四瀆樓船一朝盡下
中原鼓角到處堪悲城壕瓦白翟之墟戰瓦落丹墀之上
乃收京而後光帝遂有寢廟之脩彌留未幾于築親

愛河東之命。此時慶緒之餘孽雖平。朝義之
國家誅求細及。寫弓之膠漆道途。足爭避禦馬之
幕。今上乃敕雍王為總戎而漁陽之孽遂翦降將羣帥
畢解以納款而河北之鎮誤沿大體徒然負固自若。於
是楚蕡未入滄海。堯封終外薊門方向北寇而長吁。又
見西夷之席卷致今上遂有其焚之幸。我曾扈聖輶。峒
雅欲明陪玄圃。嘆非襄城之七聖。不得追隨。獨訪大槐
於其焚能無迷野。幸而車駕適返。尚非歸馬之時。黃屋
離間。未是談禪之日。忽焉鑄凶兵。開講殿廟。弄誠高矣。
化憂不免焉。然而憂天無益。報主難酬。豈非崆峒厄聖
回首茫茫。玄圃明陪自傷無分與。今日端居瀛瀨。時事
有可嘆者。朝廷遣使四出。王芻為稅錢。使義謂為鹽鐵
使。權酷粉然。青苗到處。凡分主俞。各與厥司。惟是賦斂
不均。滄漫莫問。騷然者已徧中原。最怨者莫如夔府。賦
重民窮。盜起亂作。綠林彌聚。勿以萑苻而忽諸。雲夢爲
遊施。諸侯將而已。晚正富。嘗胆慙前事之失。尤須察督。
得小人之情。與其務繭絲毋寧清政本。必使議堂之人
爲益庭。集鳳庶幾貞觀之法。爲今日元龜。不此之務。而
羽檄喧飛。何日而息。雖乃競急無濟於時。彼處蕭条。欲
安未定。此方蜀使。又下何爲。適哉擾耳。無足取也。我也。

嚴光釣蘓之餘，久疎脩攘。鄭子耕巖之暇，但進矣。基蔓
用壯蒸雖，餘破扇終見棄也。峽中冬暖，更著纏綿，亦過
時矣。王粲之悲豺虎，不見長安尼父之泣麒麟，傷哉。
道楚國之人輕衣冠，夔猶是也。睢水之人工藻繪，變不
然也。丹延秋挂，晚景未衰矣。傾太陽丹心，尚在古大庭。
氏爲主治之世，亂極還治。大庭之撲，有時反也。蒐如安
史，殄滅無遺。蠡茲蜀寇，錄林雲夢之徒耳。行見京觀高
采，鯨鯢遂封高枕之餘。虛眠清晝，哀歌之際，欲抑誰人
白首。妻其豈有志於勦葉南宮？猶在當讓績於故人。今人
日大臣諸將，欲成功圖像，當各堅其志。勿學秦晉之
交綏而退可也。我端居翫瀆時之意如此。○崆峒在平戰。
涼府肅宗嘗幸公扈，從其處昔黃帝訪廣成於崆峒，故
詩中玄圃具芙蓉連類而及。具芙蓉在河南隱指代宗幸陝
禪閣詩亦有失道非關出襄野句。左傳楚昭王涉睢濟
江入雲中，盜攻之，注曰入雲夢也。篇中雲夢欲隸追疑
連上緣林句，皆指寇盜況吐蕃入寇代宗奔陝猶吳入
楚招王之出也。追往事以爲鑒，卽不忘河北之難。意
難追言悔之無及耳。蓋此段敘賦重民勞，民勞盜起，引
來瑱事似未合。時顏真卿上疏必以太
宗自觀爲法，貞觀是元祐詣意正合。

十六夜觀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門句
曉月四句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新時四句

見所居

此月不殆今夜金波之爽昨已挹之不獨我瓦甃瓶月者皆傳此月爲玉露秋也此時月裏關山隨地俱闊月光使之闊月邊河漢近人欲流月光使之流流月如此忽聞帶月歸唱者有谷口樵對月起愁者有孤城笛至於巴童豈不寐之人半夜非行舟之候亦愛月不寐愛月行舟所謂皆傳玉露秋者信無一人不觀月哉

贈李十五文別

峽中烏獸居其室附層巒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寫峽四句

中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憇懷開顏喜多賢孤

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遺
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立成美價平
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以上敍李十五來夔且爲辛

苦行蓋爲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四句敍李十五之豫汎

公制方隅公自注汎八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

危檣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

炳川八句美于道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李沂公子

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

篇丈夫貴知已歡罷念歸旋

送別

峽人巢居室附巔未下臨者不測之江而有客所擊者乃萬里之船夫豈久羈峽中與鳥獸居人爲伍者惟是

多病紛然百慮倚蕪偶留絕域遂改歲華所足慰者幸
有我賢在而賢又戚也自離孤陋得不眷末何圖行序
復列走肩況意氣合襟袂連頻問起居常叨宴衍也以
言才華揚諭之際寸心忽開酒筆之餘飛泉忽湧以言
世業如韋玄成之嗣韋賢復以明經致相似庾肩吾之
有庾信亦以清新擅名且文彩一身衣冠八尺似此器
宇豈受人憐何以有此辛苦行蓋被生事牽不得已自
鯨取道之豫章將謁李沂公勉也沂公在豫其治迥出
諸侯上封內不搜有如太古危時庶務獨見蕭然其地
望清高如挹蘿露其人品正直若張朱絃於唐堯爲四
方諸侯在西漢爲潁川太守惜我干邈不獲追隨使我
所思無由共展李丈行矣當此山空木落洞庭始波計
丈到時沂公懸榻定爲爾解但我客遊既久常思故人
今日晨集離亭醉美佳句將以壯子行亦期予早旋耳
行矣李丈勿忘故人也○按肅宗駐蹕靈武時管崇嗣
背闕坐李勉彈之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其正直
可知玄此詩中有
正面朱絲絃句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

二句

高風下木葉瓦夜攬紗裘

二句承秋動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四句感時

江雨蕭蕭秋氣至矣雨來風急木葉都飄夜寒授衣紗

裘欲攬此時心動業惟頻看鏡耳鏡中顏色少壯幾何平生病比瘦與契者安在此時念行藏惟獨倚樓耳樓外乾坤烽煙未靖平生病年憂黎元者何爲當此內寇外夷蠻蟠猖獗天子孤立社稷傾危時事如此誰爲報主者敢云哀謝遂置勿問哉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章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四句江樓

夜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

二句季秋

老人因酒困堅坐看

君傾

二句自述爲三章之主

江本急也。峽險則驚。月原明也。樓高則迥。江樓閒夜宴舉。一時今夕。此會難得也。夜宴舉主客集。萬里故鄉。此情倍親也。況河鼓星光。今宵已落。孤城秋色。此夕將辭。傾倒何惜哉。所惜者老人病酒。不勝杯盤。惟有堅坐看諸君痛飲而已。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關塞。悄悄憶京華。四句
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四句
月堅坐

月本長姪。漸爲雲遮。幸而浮雲不得其明耳。仰看關塞不禁迢迢。忽憶京華。能無悄悄。此時杯中之物。病不能飲。但見月光浮動耳。中至海上之查。惟月光隨之而去。堅坐者安能奮飛哉。堅坐則不眠。不眠則但瞻白兔。白兔之光。百過而落。烏紗之上。老人堅坐。人堅坐如此。諸君何惜痛飲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窗。尊蠟

添相續沙鷗竝一雙

六句寫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結

諸君

挽

堅坐看

君傾意

旣對月諸君不可無酒況登樓又有江以臨眺乎於時
諸君飲而歌吾不飲但堅坐而聽君歌歌聲壯白髮爲
之驚諸君飲而舞吾不飲但堅坐而笑君舞袖長秋
南爲之拓對月有酒矣樽酒正如漣而添續登樓有江
矣江鷗方比翼而雙栖未幾醉倒真覺諸君酒量非老
人可及至此心降淡服諸君酒德令老人三舍避也所
謂堅坐看

君傾與

西閣雨望

樓雨霧雲慢

一句西閣雨

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

生蘋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

五句雨望

沱朱檻濕萬慮倚簷

二句雨盤望之感

樓雨霧漫尚未傷沱但見寒山與水城一色耳
而望雨開沙而汲逕爲添雨洗石棲湍痕若減循寒山
而望雨中菊蕊疎放堪憐雨裏松林遠情欲駢未幾雨
勢湧沱竟持雲幔微霑已覺朱櫨脅濕樓頭孤客獨倚
簷楹萬慮橫生高危可懼矣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四句阻雨
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氳四句寄詩

之隱

豹欲澤毛以成文彩故須霖雨今隱矣又何必雨爲此
深愁耳飛龍在天玄有興雲施雨之功今潛矣故起雲
欲何爲哉雲雨則泥多泥多而徑復曲則羣賢見阻愛
而不見我心如醉矣夫泥多仍徑曲是江山晴罷正未
可必想諸君欲待江山晴解而後來訪亦何忍矣心醉
阻賢羣是鮑謝之文無日得披我則旦暮思見定知有

日還披耳憶昨江樓宴會高秋晴霽何等疎豁一時
秋興共坐氤氳諸君何不惠然使我徒憶往日耶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鋤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四句
吳郎見過欲栖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醕醅四句

訂之

圃畦經雨正好課鋤廢鋤過訪我滋媿矣子廢鋤過我
策杖迎不覺足之前而杖欲交頭旣策杖迎逐開扉接
漢喜舍在北而扉只隔徑乃客方來羣鳥欲栖者已亂
客未去小童欲歸者已催今日不及款留明日重陽早
過快飲不
用訂矣

九日諸人集于林

題面不曰九日集諸人于林竟曰九日諸人集于林集
諸人于林公集之而至諸人集于林諸人自集于林也

文詩中有

九月九日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四句

題面

舊采貴花賸新流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四句

題情

舊俗九日登山飲酒以免災厄集諸人於林亦似登山
飲酒而非如舊俗之免災厄爲此相要也但老翁如我
娘於早出年少若諸君幸賓至如歸耳而況舊采黃花

尚有餘興今流白髮漸覺稀疎諸君少年及時行樂老
夫雖忍淚相陪

也不禁霑衣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二句領疎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
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橫空露下仰見高天俯見秋水有客於此空山寂歷獨
夜蕭條旅魂暗驚矣遙見病秋水者有孤帆疎燈獨泊
忽聞響高天者有雙杵新月同懸我旅魂何以驚蓋由
我非南人頻逢南菊彼菊非使人臥病者今依然臥病
竟者非菊累我我實妨菊也我本北人猶望北書彼雁
所藉以寄書者今北書不至竟者非故入不念我雁實
無情也若牛斗二宿原在銀漢銀漢清光直接鳳城我
步擔筒杖仰看牛斗庶幾因牛斗及銀漢由銀漢達鳳
城是北書雖不來南菊終當別其如銀漢迢迢鳳城渺渺何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色沅湘萬里秋池裏山簡馬月靜庾公樓四句
亭磨滅餘篇卷平生一釣舟二句自感高唐寒浪滅羣弟識昭

丘
預期

古草碧色至秋而違一望沅湘秋光萬里闊矣遙想習
池山公騎馬之興應自不廢更想庾樓元規乘月之興

卽亦不淺我所識之餘但留篇什平生之事只一釣丹少待秋深水靜高唐浪濶會須身到南湖昭丘遺跡尚彷彿識

之也

新築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湖亭四句

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下地鄰接意如何

四句

寄詩

意

此湖上亭所新築者往來賓客應亦不乏賓客過則竹徑須開竹徑開則雲蘿難避人道其開竹徑以延賓誰道其避雲蘿以逃世我官序之拙有若潘生子才名之多直如賈誼以我拙宦似子多才乎旣新築湖亭我將

卜鄰湖上子

與詩我不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施玉豈吾身

四句

湖上羹炙秋尊弱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頤寫
四句

子本江海人昔居蓬閣幾違素志今江海之興始末不渝矣況物聚必散揮金乃理之自然身貴何榮拖玉非吾所固有今日尊羹下肢與比季鷹菊露流杯情同元亮他日我來十部賦詩聯句共分南湖之氣象遮莫佳句頻頻而有也

秋興八首

秋興二字出簡文賦賦曰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秋興八章盡矣傷矣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四句寫巫峽秋氣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四句無家之感

首章離鄉之感悲哉秋也萬象搖落乃玉露團團洞傷之象微光變之況山島竦峙巖壑深肅蕭森之氣更

何如耶我久欲泝江南奈江間波浪大而渺茫
在下勢若兼天蛟螭之縱橫可知我久欲辭塞北歸奈
塞上風雲接地而陰風雲在上勢若接地烽煙之擾攘
可知所以栖遲南國看叢筠之閒還似去年將涕淚之
揮何日得免也北望長安嘆孤舟之繫解纜無期是故
園之心終成留滯也當此杪秋苦寒正授衣之候家家
刀尺催製新衣衣成擣衣之聲急不能
緩嗟我客子何堪薄暮砧聲入耳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二句承前暮字

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

笳四句都寫望京華情事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結起下章

此章去國之感

催刀尺急暮砧仰而見夔府孤城落

日斜當此日薄處淵天荒地老孤臣萬里君門九重所
以然者北斗耳舉頭見斗不見長安然而遙脩北斗之
墟下是京華之地當此朝廷失政藩鎮不臣星其之義
不竟辰居之象安在我心依北斗極目京華興言及此
安得挽斗杓直上哉望京華而不見因之下淚我聽猿

而淚猶之感叢菊而淚也古云猿鳴三峽淚霑裳今在巫峽聞之信非虛語望京華而不見或者乘槎我奉命出華何不可乘槎返國也語云八月乘槎犯斗牛今憑北斗思之茫無實據往者爲郎雖賤庶幾畧省之中憊香親惹自傷病廢不能躬直承明命蹇如此是京華以伏枕而疎也茲焉作客殊方惟見山樓之外帆堞周遮每至黃昏邊聲四起世亂如此是京華以悲涕而隱也吾一夜所感如此漫漫長夜何時得旦不見月光所照纔到石上藤蘿又映洲前蘆荻夜將曉矣日月如流終成留滯亦奈之何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二句江秋曉

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二句江樓所見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四句江樓感懷

此章失志之感

蘿月沉秋花隱起而見千家山郭靜

朝暉千家住山郭之傍山郭在朝暉之內秋光淨露爽氣淒清乃千家盡傍山郭江樓獨倚翠微日日坐殆與江樓終始矣望京華則每依北斗坐翠微則日坐江樓

豈非舍北斗則此心無依離江樓卽此身亦誰寄哉江
樓下所泛者有漁人彼漁人有何住著今已信術而還
泛泛江樓中之客空去而久不去是亦信宿漁人也江
樓外所飛者有燕子彼燕子秋以爲期今已清秋而故
飛飛江樓中之客空歸而久不歸是亦清秋燕子也亦
知此返留江樓者幾經抗疏青蒲上矣自出貶司功以
來遂丹墀之日遠彼匡衡抗疏而遷太傅我也抗疏而
遭貶斥功名比匡衡而薄矣亦知此依栖江樓者曾思
傳經石渠閣矣自獻賦失志以來歎儒術之難起彼劉
向傳經而徵受穀梁我也傳經而詩書牆壁心事擬劉
向而遠矣日日江樓坐翠微所傷青漁人燕子爲羣同
學少年何在也所悲者匡衡劉向不若同學少年何如
也遙想五陵年少衣馬輕肥亦念有客江樓伴漁人侶
燕子悼功名之不立悵心事之多違乎輕肥者亦自輕
肥耳所謂厚祿故人書斷絕者正此屬與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提下六句

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二句正見似奕棋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

馬羽書遲二句時事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思三
字包下

此章提出長安起下四章。羈巫峽坐江樓長安風景
不復見矣惟有託之於聞長安爲自古帝王都秦漢以
來變遷不一大勢只如李基耳開國者往往得勝算亡
國者往往留殘局誰知前人勝算卽爲殘局所基後人
殘局又爲勝算所起然則勝算未可恃殘局未可拋善
奕者因殘局爲勝算不善奕者變勝算爲殘局得失何
常之有長安變遷且無遠追卽百年間世事多可悲者
長安中第宅萬戶相連也今王侯易而第宅已易主一
時大臣宿將競崇新第甚而浮屠木妖遍滿京師世事
之可悲者一長安中衣冠萬民所望也今文武異而衣
冠亦與舊如招蟬乃侍中冠也一變而總戎皆插如意
旄本節鉞儀也一變而奴隸皆麾世事之可悲者又一
彼當國者但知營第宅飾衣冠關山金鼓之聲車馬羽
書之聲誠有衰如充耳者豈知直北關山金鼓尚振是
河朔餘孽正未靖也況乎征西車馬羽書又遲是吐蕃
猖獗終無已也然則長安基局依然可覆之基局世事

如此彼王侯第宅雕甍翼瓦者何異此雀處堂文武衣
冠爭取憐者不過蛇蟠抱穴與言及此一盤殘局無
更下子所爲對秋江之淒清感魚龍之慙伏頓
覺閒寶年間故國不居之感歷歷繁懷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瑞池降王母東

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官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六母追賦

時事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二句感逐之

一思蓬萊殿長安宮闕自紫宸北爲蓬萊山勢已盡
獨對南山況永落金莖所云仙人掌者又聳然有漢當
年明皇誠勤政親民則蓬萊宮闕豈非向明出治之所
而乃出宮闕而西望思下王母於瑞池由宮闕而東來
空候雨闌之紫氣我亦暫歎賦於蓬萊宮闕當鳳膺軒
轅之代正龍飛四十之春此時明皇御蓬萊宮闕紅雲
捧而雄尾移皇帝宸儀如在天上朝散射而龍鱗繞小
臣筆見只此一時指年以杜陵布衣得瞻雲日以二毛
老叟能歛玉輶亦誰知有今日滄江之臥與曾不知自
何年一臥在荊遲暮遂至於此蓋猶憶靈武回鑾之几

身與瑣韻誰料華州貶斥以來消江懷臥枕首蓬萊枕
腸斷耳。○金莖承露如當年宮中禁璫陳藥等事明皇
皮貴妃爲女道士是瑤池王母也降玄元於孔昌街是
函關紫氣也雲移二句若解作拾遺時事青瑣朝班語
爲重複且以下四章皆恩玄宗年間故國平居之事一
字不及肅代清瑣朝班亦爲滄江放逐之故追言之耳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二句寫總

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二句寫曲江往事

珠簾繡柱圍黃鸝錦纓牙

擣起白鷗

二句寫風原素秋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二句

誓戒

一思曲江頭我由瞿唐望曲江有萬里之勢矣然瞿
唐此秋曲江亦此秋瞿唐之秋搖落堪憐曲江之秋蕭
條似此明皇往日亦曾遊幸其處遊曲江必從花萼樓
而來入芙蓉園而止乃御輶則自夾城而達蓋夾城之
中爲後道從南內竟達曲江其中深沉杳隔往來者但
通御氣夫以夾城複道之深邃君王遊幸但聞御氣之

通庶幾芙蓉小苑之流連別殿微歌永絕邊愁之入乃
當年邊愁之入又安得禁也青海之烽煙頻傳南詔之
喪亂見告誰料平安之火不報淹關西陽之筋忽吟細

柳此日邊愁一入而花夢芙蓉便爲灰燼而江往事如
此今由習唐一望惟有蒼波素秋而已曲江宮殿千門

萬戶向曾殊簾繡柱矣今日素秋中黃鶴空圍耳曲江

龍角橫流汎波向曾錦繡牙檣矣今日素秋中白鷗時

起耳曲江本歌舞池何以至此自有長安以來不知幾

人帝幾人王犬豎勤儉者必興逸豫者必亡明皇一

日不戒罷百年爲戎之禍有國家者尚回首仰戒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池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二句

一思昆明池昆明池水乃漢時穿鑿之功也當年武
帝留戰於此至今旌旗猶在眼中乃是昆明池水猶昨武
帝旌旗安在哉昆明以象天河立於池上者舊有織女
其機絲更久虛夜月之往來武帝旌旗不見矣昆明

脂與雨置於池上者舊有石鯢其鱗甲動搖猶助秋
風之蕭瑟武帝旌旗不見矣池中有菰光經波漂而黯
澀難尋料已沉雲俱黑也旌旗之影尚有波底否池中
有蓮房經露冷而淒其欲絕可憐墜粉猶紅也旌旗之
影還拂露中否眼中之旌旗不見池上之物色空留當
年日聲心傷今日想像神愴身遙故國仰見關塞極天
裴駟長安所見江湖溝洫迢迢鳥道無限烽煙泛泛漁
翁琪悲身世能勿興哀於昔年之窮兵續武哉漢武
尋池得戰以象昆明爲征昆明夷也明皇遠擊南詔事
同漢武公往在長安目擊其事有兵車行詩故曰在暇
中平準書漢脩昆明池治樓船旗幟
加其上其壯旌旗二字亦非漫下

梧樓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稍啄殘鸚鵡粒碧
綵筆昔曾于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二句六句
梧樓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渼陂

一思渼陂昔年漢武廣開上林南至昆吾御宿我天
寶末年在長安待詔時嘗循昆吾御宿而行到紫閣峰

遂入漢陂也。陂上有杏稍，往時鶯鶯所咏者歎一飽之無時，啄殘矣。陂上有碧梧，往時鳳凰所栖者，憇千仞之無自柄應老矣。漢陂之遊何如？猶憶夜遊有岑參兄弟之好奇，是皓齒之歌舞是佳人拾翠也。春風自信牙檣動，斜日徐看錦輶牽此其時乎？猶憶夜遊有岑參兄弟之好奇，是仙侶同舟也。船舷暝戛雲際寺，水而月出藍田關。此其時乎？我待詔長安，日遊漢陂宦情亦澹矣。先是獻賦已感宸聰，繼而蹉跎一官不就，回首殊筆。昔年曾干氣象者，安在？今日白頭吟望，止有低垂更欲仰首伸眉。一吐生平之氣，何可復得哉！○吟望卽前望京華之望，望蓬萊。望曲江、望昆明、望渼陂，望之不見而思，思之不見而仍望。屈子被放行吟澤畔，駑顧不忘正吟望二字意。○公身鞠夔府心在長安，前三章當以夔府爲主，後五章當以長安爲主。於夔府而憶長安，則託之望故曰望京華。望長安而不可見，則託之思，故曰有所思。前三章都從望中寫出身居夔府不樂居夔府之意，後五章都從思中寫出心在長安不得見長安之情。以言天時，巫山玉露何如霄漢；金莖也，塞上風雲何如蓬萊；雲日也，以言地勢，白帝城之淒其，何如秦中爲帝王州也。瞿唐峽之風煙，何如曲江爲勝遊處也。以言人事，併山郭之子

家何如與拾翠佳人春相問也。侶信宿之漁人何如與同舟仙侶晚更移也。以言物理下叢菊兩開之混同碧梧香稻爲可念也。看江樓燕子之飛何如鸚鵡鳳星爲可懷也。長安之係人思如此。今日之長安不然矣。今日長安霄漢金莖猶然否。蓬萊雲日猶然否。想見者夜月機絲秋風鱗甲不勝寂寥耳。秦中爲帝王州猶舊否。曲江爲勝遊處。猶然否。想見者花萼樓邊芙蓉院裏不勝荒蕪耳。拾翠佳人猶登紫閣。否。同舟仙侶猶泛渼陂否。追見者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不勝變遷耳。碧梧香稻猶然如昨否。鸚鵡鳳皇依然無恙否。想見者菰米沉雲蓮房墜粉不勝淒涼耳。況孤城之落日當樓。三峽之哀猿入耳。悲笳隱而如訴。孤舟繫而不閒。寂寥魚龍秋江獨臥。淒淒刀尺旅夜偏驚。想故國之旌旗。感少年之裘馬。沿江遲暮難回青捎之班。絃筆蹉跎空起白所之歎。真可謂秋何。興而不盡也已。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皆奔波歎彼幽栖載典籍蕭

暴雨霧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作
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子何如

以上敘林居

荆揚冬春異風土

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
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名使

蒼生有環堵

以上勉學士

此勸學士出山自安史作亂于戈至今學校廢詩書
輟學士流離失所矣歎彼載典籍依山阿是亦伏生賴
固之流惜乎萬里青山暴雨霧風雨靜散之地但有垂蘿
如子林居者亦亂代飄零之故耳但不識古人成敗哉
諸典籍誰爲濟時而成誰爲失身而敗學士審處累何
如耶彼荆揚春冬風土獨異巫峽日夜雲雨偏多如百
舌多言鳥之小人感陰始興今爭鳴於赤葉楓林際是
小人得志充斥空手盜賊縱橫也彼天雞知時鳥之君子
空處宵漢今起舞於黃泥野岸間是君子感時而思
有為不甘於形神寂莫也顧使縱橫者密邇寂莫者

自辛苦哉。人抵君子處世，獨善非難。濟時爲貴。今學士林居，環堵蕭然矣。其如梓生暴露，何庶幾排金門，抒高議，使蒼生各有環堵，以免於內溝。此時天下爭須學上功名，出於尋常萬萬。則數年來之干戈一朝休息，卽古人成敗有耳。不足數者，學士果有意否？